槐野先生存笥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七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序一十首

序

壽汪母楊太宜人序

太宜人楊者尚寶卿七峰汪子之母也汪子先爲戸部郎中嘉靖癸卯　天子詔更新　宗廟選廉且才者視厥役而責之成於是汪子改工部遂以其身圖事甚勞苦功多有司上其狀擬汪子從內遷表異之乃汪子固不欲內請補外疏曰夫內外皆王臣也臣

亡擇焉　上念之不可竟拜今官初汪子請外冀便歸爲壽母所其情隱人莫有知者汪子負才績學爲詩清亮微婉嘗作瞻雲對月諸什悠悠然有北山白華之致世之酣榮耽位遂以弁髦其親者何耶小也今年丁未太宜人六十有八汪子得使荆使竣將歸而壽焉卽甚喜且行則以告其友禎因問曰古人稱壽由千至萬以迄于無疆有之乎禎對曰嘻人之壽不踰百年故百年曰期稱壽而至無疆者誣也然則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者何也謂名永也天地間至久遠者獨唯名物莫得而害之故身脩則名立

名立則親顯今距魯且千萬載而僖公有壽母傳繹繹不休頌所指此也今夫持祿而養者祿去而孝衰戴爵而懽者爵移而榮絕是故君子抗節潔行非以市潔也脩詞殖學非以釣奇也脩身永名顯親是圖而已今子讓爵如釋遂利如膩而旣益以文今時推節士才卿必引七峰屈一指歎之曰誰哉而有子若此自置其身于高等而宜人之名因以章灼保而大之引而不息卽千萬年至無疆可也於是汪子矍然曰言壽無疆者如此乎吾歸慶禮畢卽具以告吾二季二季者兵部主政少泉君鄉進士方山君也兵部

以嗣大理翁後進士以家食皆得侍太宜人而長兄稱春谷君者爲南京大鴻臚卿在官所三君才行咸偉語曰深山大澤龍蛇出焉宜人固賢哉

壽張母陳太宜人序

太宜人張母有三子而顯者二人二人者習戸部主事中子旦戸部郎中少子戸部司國計掌財利出入自二子在官身處脂膏而未嘗自潤於是人號之二介又以其兄弟同貴閭稱曰二張云郎中君曰余等所無汙于其署本吾母太宜人之教也自余等相次食公家太宜人既沾　恩誥又高年矣乃唯練裙疏

豆不作貴人態即固時時進綺縠置重肉太宜人輒麾之不以御己誡曰凡官所爲邪者未有不始于家人欲大而好侈無窮也若等無以老婦故令傷丈夫之節郎中君楨與同年擧此故得聞而主事君亦恒以語人於是人知張氏有令母或義其言比之敬姜曹娥齊軫云宜人本姓陳家在揚州揚俗故靡又貴家易致華盛乃獨兢兢于愼約之道以刑家勑子固當與兩君烈烈也丙午歲太宜人年七十時從長子養在家而郎中君使大同給餽餉助邊主事君以括賦使浙江皆莫得壽其母後二年而爲戊申兩君各

以使事成還戶部相見歔欷不能休痛定主事君曰往吾在浙而值太宜人壽其日吾楗關默坐不自知其涕之盈于襟也郎中君曰吾于其日益忍泣顧矜飭于他時誠恐左右窺吾動以爲或怵我軍撼而私憂也當是之時大同卒倚悍悖其期索餉郎中君拒之必待期乃其言誠不以私傷虧大觀有見哉有見哉兩君約謂若更得使者即取道歸壽太宜人補所闕慰所思居頃之郎中君果受 命催財江西而道由鄉里得以壽太宜人時與郎中君同年舉者初三百二十人越十四載而在京師者止二十五人是二

十五人者皆知太宜人者也又知郎中君兄弟念其母太宜人不得見今使獲見且壽之也則相與謀賀而楨爲論讚其事讚曰夫壽者厚也上孝厚德其次厚養今張氏兩君與而太宜人之德因以章灼恢恢綿綿傳殽靡已其壽之矣必歸而稱觥乃始云然則攬轡叱馭之倫非哉顧歸而稱觥張君以爲遂其念深矣

壽太孺人張母六十序

太孺人張母者都諫張子之母也張子仕爲令官既十年而實侍　上左右者三載法曰三載考績最者

予之　恩於是張子奉　制封其母爲太孺人張子懽甚是年戊申冬也而太孺人留居家不在都諫所其明年都諫乃爲製翟冠錦帔緋袍束帶凡四事各一櫝裝而封題其上曰此命服其文一櫝金錯朱文視他吏裒飾中貯　制詞則獨誠俊者貽之肩背往令歸涇陽併獻之太孺人事具將遣會其姻選部羅子至見之因以賀都諫切怛在容不爲悅羅子曰吾唯解君之悅也而未解君之怛都諫曰今兹吾母正六十而吾在官無得壽之家故以怛也一日羅子過禎而具以語禎曰嗟張子嗟張子即若而言則扇枕

者是而叱馭者否矣則舞斑者是而斷裾者否矣夫孝權細大無論違依吾將舉其能子而大者有六焉受國委任出力効績令主有成功則忠悃之子也利害故怵毀譽故亂一意奮往必就天下之事而不反顧則强幹之子也言中儀的國論韙之人主聽之亦以爲然則奉公之子也鄙私請畏公非寧仆無悔不倚而立則植公之子也博辯文麗道古今事務百不失一措之甚可施行則懷奇之子也手其柄則行不則籍之而藏于山要其竟得名與行者等則好脩之子也此六子者不在親側不省朝夕立朝事職乃皆

成斯之名名成而親顯矣彼之扇枕舞斑者何恥小
也今張子好諫疏每入　上輒嘉納國人無弗與者
秦人生不媕婀而張子益無有所謂不矯不比奉公
而植身者也子而若是足壽親矣必家而稱觥以進
邪且臣辭所生以奉其主君設爵號以顧其私凡事
君者亦爲親也而謂依者得違者歟邪頃之羅子以
吾說說張子張子大悅而詣楨謝楨謂之曰今遣者
抵涇陽太孺人發　制櫝而視之已乃發冠帔袍帶
櫝而服之而君之長子侍太孺人于家爲開堂布筵
請太孺人升於時宗黨親屬持觴進履賀者充庭光

光大矣假令君不立　朝不事職能令其親有是乎張子益大悅

壽俞母袁太孺人序

夫俞子之欲其母孺人之壽也豈異于吾哉夫父母皆教人子皆愛然子之愛母獨濡濡重者何也父之道嚴母之道慈教莫如嚴慈者所以成也是故其重之也俞子家在靈州俞子既爲黃門給事于仕宦得意矣乃恒戚戚弗懌吟吟嗟曰吾今獨母老獨奈何違之即其年輦其母孺人來明年戊申俞子以孺人誕之日觴于京邸爲壽而有賀者二人來憲院周子

比部趙子皆俞子之友也二人者因首事合諸秦人見宦者俱之賀史楨與在賀中前時俞子嘗爲楨稱說母孺人既失其先大人獨瘁力教子也恨不一日就之晚吾忽忽動心焉往吾母教吾業既操而束之恐其傷閒復息之既與息之防其大逸旋復勞之乃知俞母當于余若此矣自吾追惟母勤每讀傳記見唉桃長年求丹益算之事其說誠謏不然然吾欲吾母長年益算則亦猶兾幸爲求而唉之也曰庶以報吾親今俞子于吾其情豈異哉吾列在侍中與俞子並立交戟之內恒與語善之俞子博達弘衍習識當

世之故其論遐在萬里近在垣堵畧舉竅會細逮米鹽洋洋纚纚罔弗中于聽也霸州古朔方之域俞子生長其間其談兵戎愈益當然言務詳慎候間不躁動寘挍士亦以此多之俞子曰吾莫之敢縱也吾母之教爾也於是人咸謂俞子有母矣周子趙子當賀時與衆稱俞孺人年七十又五矣而健于壯婦焉壽乎壽乎史楨前曰夫榮靡所施于身即年迄百歲乃親自爲壽天之所予子于親莫益之也能榮即親之壽迄乎百歲而名引于千年乃所謂益之克壽其親者也俞子加孺人以榮名壽益之矣我乃思之未有

也徒莫咲桃求丹焉誠謗哉誠謗謗哉

壽敖母鄒太孺人序

今高安蓋有兩學士焉兩家事種種每多奇異余爲記之云兩學士者筠泉吳君夢坡敖君也吳君敖君同舉進士又同官翰林出入　朝省翼接肩摩與昆弟不殊夫林雀共枝則喙宮姬等色則妬物情之大都也兩君生同土仕同館而情義交通翕翕焉豈不謂奇哉往吳君之母當八十也時吳君在　東朝則大息曰我安得壽吾母而歸及其誕日舉觴焉已吳君俄遷庶子視南京翰林院事吳君取道遂得歸今

年春吳君徵入爲翰林學士仍視院事　天子復以敖君代吳君亦遷學士敖君拜　命喜曰吾歸矣吾歸矣吾壽吾母有日矣母之年適八十也夫兩君得歸皆會其母年八十而南北兩院互視遞遷若券授焉異哉異哉吳君爲人方廉堅直不能爲媕婀猥瑣之節固介石君子也若夫敖君則茫無垠堮究其所抱則滄溟爲隘泰山爲卑焉然兩君並有稱譽在士大夫間而士大夫又知兩君之踴躍于南也皆以其母往於是二母之名隨以章灼身處閨閤而聲徧區域矣吳母吳君自有述敖母姓鄒氏古邾子之遠裔

也其國有賢母大孟氏之門而教子三遷者不知母何世徙高安又不知母何以聞孟母之風能通儒術達宦理焉夫仕宦之道與農賈異夫農春舍于郊秋荷擔而入以囷倉爲務者也賈于逐利于萬里之外貫巴蜀則以錦歸賈荊陽則以金歸以篋笥爲務者也儒者辭親而起家齎躬而事主囷倉倒不爲羞篋笥空不爲屈以脩身爲務者也故農嫗喜穀賈嫗喜貨儒嫗喜脩今敖君歸也顏色華粹步趾不失度鄒孺人見之將卜其子能脩也嗒哉乎可知已初余等與敖君同館者凡三十三人及今敖君行在祖道所

者僅十人焉十人中姚江孫母年九十四明全君母八十餘鄞下郭君父母俱各六十廣陵沈君母七十又幾余母六十又七或在京或在鄉其親在鄉者又憫憫感動焉

壽太夫人孫母九十序

今年孫夫人壽九十歲矣傳曰九十曰耋言老至而衰謝及也乃夫人顧强健灼灼然有啖桃食丹之容而屹屹乎有鶴停鵠峙之狀茲其故余小子能論焉正德末逆濠搆謀思逞不軌東南之大勢岌岌殆矣乃忠烈公出抗膺奮氣力折其角拔一身于危易

宗社萬年之安此之爲德固與三光爭明兩儀參大非眇小矣夫天之道猶酌也有所挹必有所注而夫人者忠烈公之配也忠烈公旣伏節天其或者挹彼不足注此令有餘將報之乎夫壯士入而虹見一言善而星移天人之際應若響答矧于忠烈公乎余言非謏哉夫人有三子長曰都督君次曰尚寶君次曰宗伯君三君者皆當世顯名士也夫人自失忠烈公歲至其所誕日則輒揵關感動不肯擧觴三君固請擧夫人謂曰請擧觴云何云壽之夫人曰夫我也安用壽爲方先公伏節時我固當俱唯獨以若曹故乃

忍而至今每念一逮若瘍者不忘痛僨者不忘呻也乃顧欲壽我邪語曰器重難負恩重難酬吾家自先公來荷　天子恩至屢矣今若曹各能其官舉其業上之効咫尺之勞謝　人主之惠下之光孫氏之閥以無墮前人之聞我固樂焉此謂不飯而飽不飲而甘也又安用觴邪宗伯君與余同年最善爲余道之如此余以夫人閨閤者流乃持大義識事情嶷然有古節士達人之槩則知忠烈公者天爲宗社生以定東南之危而夫人者天爲孫氏立以振忠烈之後自有宇宙來所生男女何限若此二人者非湯出偶合也

三君念忠烈公業往而幸夫人在年九十最高矣獨奈何重違母指闕躋堂上壽之節乃從諸孫子羅拜堂下固請不肯起夫人令曰起乃遂舉觴觴夫人外人以幣來者誡勿入於是薦紳大夫之徒諸與三君游者約曰聞之孫夫人壽誡不入外人幣即不入固往於是皆往其日會六月大暑汗馬相屬至日中不絕煌煌哉京邑之華觀近世之希遘也先是而有大夫十七人過余舍言且造孫氏願介子之文往而十七人中言乃有兩端一曰我等吳人也宗伯君昔擢士吳中我等與焉夫有德于我者我固圖祝之也一

曰宗伯君爲祭酒時教法嚴士藉而成名者甚衆乃夫人私勸之令寬曰恤其情我等不能忘將亦祝焉余小子歎曰夫鼓啓園則花放鶴呼垤則雨來神從所欲福鍾所頌始余以孫夫人之壽也獨天祐之也乃今觀十七大夫語則頌禱之口亦與有助矣嗟乎人不天不成天不人不因吾故著此令砥行脩名之士得以考覽遐倚而孫氏之芳當世世傳焉

壽潘夫人六十序

潘夫人者今南京兵部尚書樸谿潘公之夫人也潘公初爲戶部尚書已徙南京工部尚書已改南京吏

部尚書合之為尚書滿三年以滿告于　天子天子嘉之　詔封其配方為夫人故其家人遂稱曰夫人其外人亦稱曰夫人云是年嘉靖癸丑春也居頃之潘公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南京兵部受節鉞之寄務在保障舊都任最重潘公自告歸道其家會改官而又值有海寇之急乃遂以單車來不以夫人從辭曰吾不顧家矣須之寇定潘公之甥曰胡生者來省潘公潘公見胡生于楨楨問胡生曰今撲谿先生來不以夫人從者何也胡生曰往先生凡之官夫人未嘗不從今固且暫耳戶部以前不可詳已方先生在戶

部時夫人從先生造公所夫人則下楗自持甚鑰也
既先生從南京歷兩部夫人皆從以夫人在得一意
治官焉於是楨乃喟然歎曰古稱夫人者以夫者扶
也有相扶之義焉稱妻者以妻者齊也言與其君子齊
德也今自潘夫人觀之彼于斯二者奚愧焉胡生曰
夫人吾徽之名家子也其端慤莊嚴葢其天性而先
生又時時取易傳上九孚威之義教之夫人服其教
乃愈益加篤以故其家肅肅然也楨於是竊有感于
當世之儒焉夫六經之道始于脩身中于正家終于
治國士而治經具斯三者乃得稱儒今世之儒者方

其困而治經如賈求售不顧其業精與否及旣通則輒棄去不啻敝笱蓋往往然矣若樸谿先生者豈非上古之遺敎近代之眞儒哉且先生治易旣已施之家吾又欲其用之國今海寇橫騖莫與一創者何也由士卒不奮也所以士卒不奮者由威信不申也誠自先生申之庸詎憂海寇哉胡生謝而去及秋胡生復來言曰濬夫人今年八月六十歲矣願因門下一言將歸而稱觴進之於是禎乃謂胡生曰夫易有之矣其言曰有孚威如終吉終吉者長久而不咎之道也余觀樸谿先生巖巖仡仡如南山當吾前吾不敢

易彼其年吾能卜邪卽夫人亦云世恒言鹿門龐公之壽昌與其配偕至于今美之彼固乃巖穴士耳猶然以爲難矧如潘氏均榮並盛白髮相望垂垂至老豈不尤難乎哉樸谿先生少夫人二歲竟所至皆百歲人也從後觀焉乃知鄙言之非諛矣

壽沈母程安人序

程安人者南京禮部主事沈子之母也程安人非沈子母沈子母曰張安人程安人繼張安人而育沈子沈子失張安人時方年五六歲也故今事程安人卽若其所生母云沈子舉嘉靖庚戌進士其年虜騎南

侵烽火逆于京師有　詔問群臣擊胡計策能者令
上之當是時文武之臣集于　闕下者數百人衛士
爲列案案上置筆劄令能者書而沈子前直取案上
劄奮筆書言擊胡事甚憤切靡所顧忌既退或謂沈
子曰此得無遺程安人憂乎沈子笑曰吾母固知吾
聞固弗憂明年沈子拜南京禮部主事之官道其家
常熟奉程安人與俱入南京沈子大父繇重慶太守
至沈子蓋食祿三世矣然無屋藏沈子家食業分給
其宗黨親戚而厚與其程安人所生子以順適其意
而俸祿又薄然沈子每食安人必務洗腆而自食一菜

脫粟之飯常熟人言曰從古以來獨稱閔損王祥之爲孝者非特謂其二氏能也謂其母繼母乃今觀沈禮部語程安人郎二氏何讓焉居有頃程安人思歸沈子郎遣人奉之歸明年倭寇犯海上海上鄰縣悉遭毒螫卒無有出一策制之者沈子上書言寇所由來交言寇所由縱人見其書或咋舌色變而沈子顏弗懼頃之沈子復上書奏制倭六事日餘關中人王子聞之見沈子問曰子果再上書言事乎亦太數遽矣沈子曰然有之吾所爲上書者非托媒于口舌之間以博顯榮獵好爵也亦非自暴所能以攫當路諸

臣也顧吾母在常熟由常熟望太倉葢董百里餘寇旣已殘太倉得志矣必且窺常熟吾所言計在免太倉于難耳太倉定則常熟可安枕吾母可勿憂於是王子喟然而歎曰烈哉沈子之所以爲其親者而遂及其國因不恤牴牾而甘冒越爼之嫌茲其志非卑卑矣嬰曰者假之節鉞令專閫外之權彼其所振舉當如其書豈與鼓頰空談者類乎鄙生闗塞間人也自結髮時輒從客論說當世之務以爲功名者將出門俯地拾也無難迨于今二毛生矣何甞有咫尺効哉僕非講老莊之術冐爲循嘿善守而儌福也獨念

母劉年七十高矣而僕又獨子古之豪桀垂功名于竹帛間者何限固未有愛身顧私倖一捷之獲者也即僕不愛其軀獨奈何不顧親以故濡忍而至于今吾今對沈子愧汗淫溢下及于踵足矣吾望沈子壓蓋瞠乎千里不相及也有頃沈子之鄉大夫若光祿錢君等數十人造余館謁沈子母程安人今年五十一歲議且欲壽願先生文之王子謝曰夫余安能文乎古之文至馬遷絶矣其論賢人既尚孝謹而又重材能其記國士既右急難而又貴慎圖其言反覆洸洋莫得其端而其指卒歸之勸誡令睹者各以其似

矍然懼而自失勵而益進乃所謂文也余安能文乎錢君等請益固必得之於是王子文焉然去昔人云云之指遠矣

壽太恭人許母八十序

太恭人許母者石城許君之母也太恭人今年壽八十高矣更益二十年即滿期稱百歲人矣然恭人顧益康和不少衰余竊必之即百歲不啻也當是之時南都縉紳大夫之屬故嘗與石城君游者乃咸相期約而造石城君家賀石城君而請太恭人出拜之石城君言曰余母平生事神謹而今乃益信之矣嘗語

家人曰夫敬神則歆之而有福不敬神必怫之而有咎以爲人生榮祿壽考固可禱祠而求也乃今余母之年至若此夫安得弗信於是諸賀客相與大異之以爲太恭人言神道乃其指與宦道通焉太恭人固燭乎萬物之情而識其故不宜以閨閤之流品觀也當是時賀客中有關中王生而王生有母年七十留在家不肯出在外王生方圖所以壽其親者而不得而會賀石城君因問之曰今君之壽太恭人也其道奚若石城君輒問之曰子之壽子之母也其道奚若於是王生乃言曰吾方敷圖之而若未之遂也吾欲

陟崑崙訪瑤池謁所謂西王母者求其桃櫂西王母不誰何吾而吾不敢去徒令方朔毎得竊啖之耳吾欲躡屐挈壺造麻姑之泉引滿而歸而人又言近市多醇醪而顧遠崇泊味何迂哉因復止焉吾聞海上多神人有禁方藥草令人長生不朽且欲往而值會游海上者止余毋行以爲蓬萊可望不可近即且近風輒引之而去蓋希覯也吾念此三計者悉困奈何乃忽記日月之華沆瀣之漿服食之可以還精益氣思欲御風登舉攬羲和叩望舒期遂所請而快吾志而天關有虎豹守之陰霧杳冥而迷工征卒不得至

以此數圖不可得第盻盻望西雲再拜焉甚苦石城君聞余言笑之而謂曰子所圖者率震俗難効其卒不獲因宜今余所爲壽者皆因也自余謝奉常而屛居里中里中故出尊鱸朝夕盤飧不外索而足焉太恭人所嗜獨飯粳蔬筍耳而粳得之田筍得之林太恭人誕日每舉觴則子婦進履諸孫羅跪凡在内屬以及其日來賀者簪屨相接礬相摩也太恭人嘗行游家園臨亭臺視花竹則余必從而奉襟裾余所爲壽者皆因也以故恒取恒具無乖志之圖無觖望之事於是王生乃遂揉其事賀之曰夫世人皆以先生

負廟堂之器而伏在里巷以爲於邑不知先生快之若此也卽令先生更得志脫銜門之厄乘堅策肥翱翔四方奉太恭人與俱太恭人有此樂乎先生卽欲以其㝵産遂所甘能之乎古人有言有天適有人適夫仕宦者適人之適者也至如先生可謂得天適矣吾誠慕而歎焉吾謀且西歸吾邦直華山下華山谷中多黃精其巔有池産巨藕吾將采之而食吾親以求永年益亦謂所因所能而易獲者耳吾曩所圖云云者果誕而未可遂也

壽任母張夫人序

任氏之先蓋嘗有起進士而官至僉事者其後子孫紹其業奕奕繩繩而罔有絕時至于四世而太平太守興焉太平太守號曰棠山棠山君為人方廉而持重不能効世俗靡靡之態其初仕為翰林已改為給事中余以其故皆嘗與之游敬禮之私以為 朝有正直則人無比德而棠山君竟出為太平太守斯其故余莫之究詰矣余居江南既一年而太平太守以單車入其郡居無幾何而太守思其母張夫人甚乃使使往迎焉太平太守蜀人也初為給事中時嘗以使出乃因奉張夫人歸其鄉已而還報 命而張

夫人戀土遂留未與俱太守之言曰吾母不來吾安
能一日守太平也及張夫人至會余移官于北且欲
行不能賀太守聞之乃馳書問余曰先生行矣誰為
文壽吾母者今母之來也下三峽歷險艱飛流漂沫
舟從冢馬上過言之盜骨𪅍汗出焉又其時冬暮矣
雨雪在塗霜露又從而加焉自吾為游于恒憚之乃
以勞白髮親安忍乎斯義誠區區願因先生明之余
發書觀其詞旨深厚矣余嗟歎焉當是時余母劉夫
人在關中別離久亟思一見不能留斯須執筆劄而
報太守遂去去之半歲太守以使督余曰今先生業

已侍北堂快私心矣往吾所請爲壽吾母者先生識之乎夫人有所慕而不得則稱曰觖望故仕者思欲內入則夢登天懼不得意則夢落羽凡以志所注耳走也唯獨望先生言恒在夢寐間矣使還固須有齎持毋將徒手歸令吾望觖也於是余乃執筆劄爲文報太守曰以余得侍余母劉夫人于家之歡甚乃知君得侍張夫人于官邸之歡愈益甚也夫事親者何有常哉亦各視其意所適耳張夫人旣安于從宦則塗山之跡可以入頌大江之水可以効祝又何必引峨眉以祈年之高慕已流以比算之長也張夫人嘉

州大家子也雖婦人而有大人君子之識太守始拜
給事中而憤世嫉邪人思欲捐軀論之者數矣張
夫人輒止之謂曰夫馳馬者視道晉言者相時馳而
失道獨有一跌之憂言不中會則大事去矣願兒慎
之母開口重若嫗戚也已又曰夫固有親亦固有君
若以若嫗故固而隳壯士之節未可也於是給事中
卒論之由此觀之古所謂令母者非也語曰直木無
曲榦而鷄巢無鳳雛信然乎信然乎太守今之年未
四十張夫人年七十有一即若張夫人之年積而滿
百則太守從今日往且有三十餘年驅馳之久其功

名所被當徧字內而勒太常張夫人其身睹之矣張
夫人自其太守少時嘗勉之續其祖系事公卒之矣
啇續其祖也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七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八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記三首

記

梜邊記

今　天子念三邊之扺數罹虜害歲誡邊將愼防無令虜入卽入沓一死戰一創害止意至勤懇矣然終不

止此非直敵勢盛也敝在將怯而罰不逮功罪涵而法未之彰也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三日虜兵二萬餘騎結營邊外三營兒河甚近謀復入寇覘者以報榆林總兵吳瑛瑛即以報總督兵部侍郎張公珩明日瑛與副總兵李琦併將兵出榆林榆林巡撫都御史張公子立主糧餉即檄所至給軍食時總督以防秋住花馬池聞即發所部將在花馬池者四將軍軍往擊之瑛故狡智多算度虜入必自寧塞營寧塞則遊擊將軍張鵬分地伏寇彼自當我即往必與虜先鋒遇接戰乃與琦故回遠出乃並波羅堡又並威武堡

又並清平堡逶迤邅延不與賊兵值乃二十六日虜果由寧塞營穿墻擁入張鵬不能禦匿避之初虜入寧塞也以爲旁有伏軍顧慮不敢前及至新城池四望不見一人遂揚揚南馳無復忌畏而李琦自清平堡與吳瑛分行至靖邊營忽值虜虜圍琦急琦度不免殊死戰延綏遊擊將軍龍登固原遊擊將軍葛宇咸以總督遣適至而分守延綏西路參將楊銳亦領兵來與兩軍會咸奔捄琦虜見兵集多度不勝解去琦得免琦面中賊矢一所殺虜亦數人瑛鵬軍不知所往陝西總兵王縉寧夏總兵李義與登宇軍同遣

以為賊犯所自有當乃故逗遛後登宇期登宇以二人同遣不至李琦方免于難又甚恐乃與楊銳等各領兵不擊賊行但依險自保而已於是賊益狂馳趨利直抵園林驛宜洛川諸處縱兵肆掠亂如沸湯益踰保安犯安塞未至延安僅百里耳民居此所者以為山谿嶮巇虜故不能到不為備而諸將又不為遮狹截突以故虜得極意恣暴盤留十餘日而去至八月七日復自所入寧塞營穿墻故道出亦不見我軍一人虜出邊有司籍虜掠男女四千四百五十有四馬贏牛羊十四萬五千二十有四殺傷男女一百七

十有四其蹂躪田稼燔燬室廬刼取衣物皆稱盡不可數計蓋自虜于固原之難此其尤慘者也諸將懼以爲爲將令內地殘傷若此罪不赦乃交相約莫如襲虜于故智部各僞爲虜首各爲書僞稱戰得虜首若干級罪如此得釋遠者騎傳近者面結謀定咸奏報總督陽遂不爲察而撫臣雷同不肯發奸當是之時巡按御史曹公行部次慶陽慶陽距今寇所三百里而近聞之大憤絕惡諸將於是上書勅諸將曰臣今觀將不擊賊而善脫罪　陛下卽欲令安邊胡得哉夫寇至不擊彼且謂將偶值怯他固有強時至

聞吾軍以誣功脫罪將輕狎耻小以爲若竟不我戰歲侵月掠無有休已邊圉之弗靖坐此耳今八將軍軍合二萬餘人視虜衆亦相當竟令虜得意去此亦可曰衆寡非敵耶寡則愛命懷贅耳有將如此不如無有請法之其詞微連撫臣獨不逮總督有以也書至　天子使給事中鮑公往視之驗如御史言不鮑公還報　天子怒詔捕下吏治七將軍咸論如法總督撫臣亦皆不宥惟李琦以與賊戰少有功獲賞焉事已曹御史名大顯於是人稱曹御史以爲彼將帥者皆有倚苟有罪輒解曹御史責諸將諸將不得解

此其忠義心誠格于上下無疑阻也史維楨屬告在
鄉閭其事甚悉謂可懲往示將爲記始末如此而閼
中人又言曹公明法立斷不狥胥容容　宗室惟熇
者鷙害人也殺人父子燔其屍無驗監司屢以　上
命即訊不服歷十三歲而曹公至一訊輒服　奏置
于法他若朙任世英之誣雪梁彦章之寃伸曹登之
枉折閻宗蕙等五人之疑具在須口死者獲生滯者
獲決此非持剸犀之劒照膽之鏡者弗可能也予觀
曹先生狀貌逡逡不振矜先物乃行事顧若此敢任
人誠不在外𩉤哉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西嶽廟置齋所者潼關兵備副使何公訖廟功而禮起者也嶽故有廟圮嘉靖己亥巡撫陜西鈞陽任公聞其事于 天子天子曰新之乃何公則受檄而任事益畀諸良者公慎之中畫示勸篤謀務成於是閎宮穹閣𢦏闕修廊窅窅燿燿奕奕堂堂視嶽比雄而埒麗矣何公曰費縮初美飾加往模幸無負已又俯俛思思顧而歎曰嘻闕哉而不齋所耶令祀者奚止夫祀以昭禮齋以萃誠無所無齋無齋無誠無誠無禮無禮無祀竟使可闕耶命作之於是華陰知縣唐

賓主溥周雨咸應命至問費公曰于廟羨問役曰于廟隙問址曰于舊凡以屬知縣溥乃知縣溥愼之又申畫示勸篤謀務成咸公式所遂底績何公曰備哉夫嵬如者神廟者妥焉翼如者所祀者止焉雨雖需衣而禮不廢備哉故曰置齋所者訖廟功而禮延者也時西州有王氏子者望嶽百里而近嘗與客談廟事輒稱公有三懿焉客曰三之何王子曰夫五嶽宗岱華也次之五鼎隆禋三公比祭則虞周已然而屋而祀以增以飾沿代相承未之有改也今廟新且所不稽古乎叚煨茳土堂關載嘗奬教攝祠外亭是拓

今所望堂而竦重門之外陛與何殊代同謀矣不洞制乎歆神介祉祭人達頽也乃孔子曰我祭則受福究本則慎齋云是故粢牲非芬沈璧非潔神之既之視精明之德焉齋之謂矣不明神乎故一作而三懿具者是潼關之能也曰公過徵記具言之何謝而不居已驟然曰夫所齋也然有興道焉王子曰興何以曰以山夫山矗矗直如雲嚴潔如昂三峯英如出雲雨殖百物有請輒荅澤如惠如閔如德人考似通士覽玄至則有觸焉者矣觸則悟悟則興興則沾戀棲遲而弗忍去則所其有助哉王子曰公言之吾浡

淳矣況至者乎何公迈遂釀所言刻之石爲記公名鰲浙之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今擢江西右參政沈毅而幹勞伐昭宣不但于新廟置所云

潼關衛脩學記

潼關衛學初正統四年建夫衛肄武而置學焉蓋欲才數教俾之親上嚴長之義明已乃講干戈戰陣之事則化濡而兵强故學名論文而實武之裨也學故在衛東成化十年以避水患徙今所在昔徙之時主者苟就聖廟制僅止三丈屋卑而陋他宜有咸缺自予遊京師凡四度潼關見學輒歎焉當是時指揮姚

勝祖掌衛事以爲姚力且百舉顧獨後此問故則主
在兵司嘉靖二十一年四明周君至於是發謀脩學
遷學左右十餘家約官地償之過當弗計制乃拓攺
殿兩廡崇廣皆倍昔始有櫺星門有啟聖祠有鄉賢
祠有名宦祠有神廚庫有教官衙有號房又于其外
橫衢竪二坊東扁曰才全文武西曰道備聖賢分區
布位增無創有周君之用心如此功且卒周君以憂
去會姚指揮亦謝事諸遺木石狼藉而莫爲理二十
三年休寧汪君繼蒞之喟嗟焉則詢功未卒者於是
爲露臺爲聳明倫堂爲泮池學遂完美無缺當是時

徽汪君來念遺續斷周君勞幾廢二十四年予以告復如闕望學烎烎燿燿觽目快心焉已見渠水遶城中民就其門汲與人曰是即引潼水自南門入折流而注之泮池又非折而達于黃河則汪君爲也於是又賢汪君歎焉是役也費金三百九十兩有奇取諸脩水關之餘者周君嘗請撫按趙公劉公殷公浦公咸可之乃興事二君者之備關也選兵籌食愼費削浮乃此獨務侈者重道而育才苟不可更襲也予抵家汪君按部華州遂問記且勑以訓衛之學者夫訓坊言備矣予能有加哉無已則申其義夫聖人之道

親親長長而已兵凶戰危又視其親長輕焉武由之不振故其爲教也使人誦詩書焉以明此也習干戈焉以衛此也不聞之夾谷之會乎躍階揮兵立折强主出身以保君竟合兩國之好以還此鄙之所謂習俎豆人也故治亂殊遭文武異用兩設互發定難而飭治莫踰乎聖人故曰聖人萬世之師也諸士子觀于坊瞻于廟講于學寧無感發而振勵之乎周君名相癸未進士汪君名尚寧己丑進士並副使周君役指揮姚勝祖經歷王仁汪君役指揮孫埴千戸王輔學既成法皆得書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八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九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碑五首

碑

重修三聖廟碑

三聖廟者祀堯舜禹三聖人也獨平陽置廟者傳記言平陽堯故都而舜都蒲坂禹都夏邑皆隸平陽境內而近既嘗南面茲方饗之或歆格之或萃以故平陽置廟云廟自唐顯慶三年始建然專祀堯至元因之 本朝來山西布政使石璞修廟增室合祀舜禹合祀非禮也正德中巡按御史周倫又修之始置舜禹二廟于堯廟後然皆因他氏二祠改爲之於是三廟錯置義終未協廟在平陽城南五里相傳爲堯故宮壞僻路岐訪古慕聖之士非特駕命往莫能一至其地又歲易人非前功罔續乃復即圯安望更大哉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戊寅巡按御史陳君豪以行部至平陽觀風紀事欽厥往躅載詢宇下睹榛蕪之侵蝕頹與其僚分巡河東道僉事李蔡駿且歎曰夫廟所以報聖人者而今乃若此也彼云茅茨卑宮聖人所自為者而非後人之所以為報也夫慎小費而乏大猷卑見之士則然爾乃僉于聖人之廟盍不大戾哉吾新之遂移檄僉事經紀其事又下知府李乘雲條畫之又下同知許鎡督責之又下推官趙世奎襄翼之而更制定凡則御史主之工始于三月庚辰成于九月丙戌群策畢諧百物咸集大撤陳構具起新

覲於是陳君以狀抵京師問碑于予欲識斯典予惟自唐虞與夏以逮于今不知幾何世矣然願治之君未有舍堯舜禹之道而成治功効忠之臣未有非堯舜禹之道而稱敬臣者是聖人之道其教甚廣其澤甚長也　明興百七十年　列聖相承世用靖康今上嗣服益勵極治是雖神武聖文知人善任之所爲而其道一三聖相傳之道也固宜陳君瞻廟感思奮然興作如此而陳君又稱今廟費出官藏民不知勞乃又若三聖仁民之心矣予是欽之乃不欲沒其功遂爲識曰夫三聖廟制堯廟居中右舜廟左禹廟

堯廟中爲放勳殿七楹後爲垂拱殿又後爲寢殿各五楹而放勳殿旁有碑亭四寢殿傍各有覊室又有東西序各一自寢迻于殿延爲旋廊而殿之下有井亭土人云井爲堯宮故有因亭之井亭南爲萬世聖學心法殿中植三石鐫三聖語又南爲峻德門爲繼天立極源流坊爲協和門爲唐帝坊皆以次南而由協和門達殿亦爲旋廊各有數東西各有堂室而東曰粢盛所西曰齋居所於乎備矣舜廟中爲重華殿殿旁有覊室南爲祀神殿又南爲玄德門又南爲虞帝坊而重華殿後有寢室如堯廟亦有東西序唯諸

處楹數各減堯廟之二以尊堯也禹廟視舜皆同直殿曰文命門曰祇德坊曰夏帝總之皆沿統而秩位稽實以施名於禮協矣三廟門坊並峙而坊外東西又翼以兩坊南爲一大門署曰三聖廟循門而東又創三聖考廟益推三聖之意而爲之何其詳也陳君又懲往懼廢謀于巡撫都御史曾公銑歲編廟夫門子四名守爲俾勿壞今廟內地橫從凡百七十八畝故嘗侵于民陳復之以供祀事輪奐既飭俎豆時張三聖之神如存將洋洋乎陟降左右矣乃爲迎神降神送神詞三章俾舞人歌之詞曰

朱宮闢兮玉琴張桂爲醑兮椒爲漿文吹竽兮擊鼓
霧不來兮使我心苦我心苦兮望雲若有旗兮續紛
旣降兮倏山忽逝兮河汾霧何爲兮爽猶今　昌朝
兮道謀道旣同兮何疑蹇將戾兮在玆　右迎神
載雲旗兮驂六龍一車前兮二車從風驅兮來下奠
堦兮芝樹白玉堂兮辛夷楣霧含笑兮咸顧之卽我
兮瑤席揖讓兮有儀思若逝兮愁予願羲和兮頓綏
右降神　天門開兮杳冥冥神之上兮勞予情風
颷颷兮安追仰日月兮空明君黃妝兮玉珮翺遊八
極兮龍爲隊朝會稽兮夕蒼梧遨放勲兮相歡娛歡

娱兮焉極獨遺予兮大息　右送神

益壯先生墓碑

益壯先生者朝邑縣人也字伯信名朝璽姓王氏以嘉靖十六年丁酉八月廿九日卒年六十五其年仲冬九日葬與其配孟合於是有渭北先生誌葬四年而爲二十年辛丑其子三策始豎碑隧道刻表表曰先生益兄弟六人云自貴顯余聞者曰朝雍氏山西按察僉事曰朝瓚氏進士知縣曰朝弼氏今知井陘並郎中君子而先生長郎中君名登起進士拜戶部有聲配安人上官氏生六子而顯者至如此雍有子

三省又繼進士歷知府三省又有子儁舉鄉試於是
王氏以科第豪關中關中推鉅族無能先王氏乃先
生顧獨爲大學生不顯不表曷知者按先生氣磊才
豪涉博識遠然困于草野無功業可述而固有大志
初爲縣學諸生謂諸生曰若等郎視我芥拾一第衆
誚其狂已諳先生才於是諸生盡歎服出先生下郎
先生亦自謂諸生莫已若也弘治中有遂菴楊公者
校士關中稱先生奇之名起乃累試科不第先生則
大言曰此一鄉士不足爲爲天下士於是曩業走馬
趨倒貢入大學爲大學生結才盡海内而諸海内才

亦靡不以天下士與之名大起而先生則見他仕京師者或直竄或媚升壬夫得塗善人辟易乃竊自念曰嗟是可尚求進哉即返歸時在正德中歸遂即其居南洛苑泊村于卜幽構室陳几設關曰偃卧其中几攤天文音樂字韻醫算占驗等書時復游目消暇興發則獨走洛濵弄潺湲歌滄浪曲徜徉雲沙煙水間倦歸復卧視世之聲利泊如也鄉人嘲曰懶因遂號南野慵夫居十餘年而會今　上改元盡反正德中事黜僻晉良士咸思奮而王氏諸科第業纍纍與顧又動忽憤曰吾即老然終不可負明時隳世美語

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遂下帷縣燈盡取故舉子業肆其力刻厲倍少爲文轉突騁奔放刻俊過人於是又更號益壯而人亦咸壯之呼曰益壯先生云及四年大比先生笑曰此非吾時耶翹漁石唐公選名又起比試忽疾作不竟十年又翹京闈試又疾歸竟不第或曰益壯數奇又曰物理乘除甲豐則乙嗇彼諸王則盛其然乎其然乎先生既阨塞弗售乃始著書見志本蔡氏律呂新書作私解測天驗人足禪治理奏之　朝行世他詩文十數種藏于家不傳聞其旨卒悼命憤時有靈均長沙之遺悲夫始三篡及華州

謁余問表偕李父井陘君來井陘君稱說先生孝母安人之亡也廬于墓側朝夕拜之泣有鶴至徘徊如伴侶兆去郎中君忼慨好言事謫置雲南乃徒步送之還無恚怨色郎中君白人稱孝子有司屢欲奏狀表坊又徵鄉飲賓止不應史所謂砥立名行者非邪先生善矣甚衆業具誌不表表第其大者按誌王氏其先大梁人有諱善者避元末兵亂如朝邑占籍由是子孫遂世爲朝邑人曰聚者洪武間舉人材爲局大使大使生斌斌典史典史生郎中君而有先生先生生成化癸巳三月七日娶于孟又娶于高孟李有

二子長即三策次三獻一女三策爲士先生病革三
策自刲股和藥求愈玆非其孝之報哉王子曰孔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余誦其言益重傷時俗之偷云
自風之衰也赫霍當塗之士往往稱述而懷奇砥行
之夫每令閻泐無聞莫勸嗣來余甚惘焉乃今既表
先生而又繫之銘俾世世有述其辭曰
瞻彼洛水有龍載興孕之凡幾比比霄登一龍何偉
光光有曜雷雨不逢田中獨嘯爾鱗其困爾靈則神
雲乎使御澤我八垠邈以碧落曠彼廣野竟仆莽墟
觀者涕下化爲華蟲得補衮衣化爲龜蛇得上羽旂

死目不瞑我額則蓮田艸薈薈龍也求慨

明尚寶司丞致仕洛原白公墓碑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悅字貞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居採菱巷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有大功德于世語在其傳白公都御史之長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客問報扎咸出其手客得扎稱善以爲都御史能而不知于洛原子爲也都御史卒白公以其蔭補大學生補二年而爲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推蔭與弟又十年

舉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當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
皆器白公重之而白公又好士如飢渴故所與游非
其先世交則海內知名之士也白公故嘗聞關中鄠
杜有王太史武功康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
使入關謁兩公兩公見白公與語皆大驚喜各留其
家數十日乃發別而之平凉使所道望北地北地故
空同李氏家而李氏客于梁死之白公念當世之文
所能復古昔者由李康諸人倡始顧獨不得見空同
乃停輅褰帷徘徊瞻顧有愴然之思焉其好士如此
既歸遷主客司員外已又遷郎中復使江西乃遂登

龍虎山奇之聞其東即武夷不遠乃即又放舟登武夷諸峯白公詞調既逸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出紀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絶也白公爲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于巳心即解劍捐珮以贈不爲惜即心內所弗合亦陽浮慕之不終拒也自公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讒既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　天子册立　東宮爲置官屬　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　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從官未至者言官中白公於是白公謫永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已謝病

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河間府通判復轉戶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司丞白公自登第至為尚寶侵尋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閒曹不得有建立恒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遂病甚秋北虜犯京師百司震眩白公卧閣內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白公狀貌甚臞至談天下事則踔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自十年來棄去文詞不理時時習騎射訪燕趙少年俠客與之游人多怪之及至庚戌乃始知其非謾也白公方其父都御史卒時白公甫弱冠也謀危白氏者益縱橫至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沈毅有謀

自少已然非獨今也又明年辛亥病篤有　詔遷司丞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遣論乃遂以司丞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啟常禮部主事旣且卒起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白泰大夫乙丙之裔也歷千百世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二世並著勲名于竹帛之間而吾卒湮沒至此度平生疊疊無覸于前人豈固命哉小子念之其愼所爲補吾闕也語曰書掣肘驥絆足則我乃似之矣言已悽然遂卒是時公配楊宜人在前諸子咸跪伏牀下問家事竟不一語及白公弟代應怡者爲雲南廣西府太守是年亦致

仕且歸禮部君將扶櫬還葬武進持其外親錫山吳
太史狀謁禎請表泣曰今葬須仲父廣西翁至吾翁
兄弟殊相愛也既葬則計立石墓左以告來世願子
文之且道其翁遺令若此初白公游關中時余方家
食未之能交也迨余官翰林始與往來甚數則白公
者固偈然有古豪士之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坎
壈終其身吾不知造化何以生又何以抑邪白公墓
在芳茂山初都御史葬烏龍岡也地卑有水害白公
患之後母何淑人卒乃徙都御史合淑人葬芳茂山
而白公即自穿壙其側甃磚爲室仰臥其中曰斯吾

返貞處也嗟乎達哉余旣爲論述復系之銘曰
譬彼梓才霜霽摧斧斤再尋茂維艱哉有璧而碎
有珠而隕孰不憐實于士則忍嗟嗟白公竟已焉乎
黃壤不䂑能綏爾軀英英白公含抑訖死結爲雲虹
蕩爲風駛靈車上征爰叩帝閽籲情道故帝也愴魂
還歸九原冥冥寞寞山鬼竊笑伏于林薄公不爲顧
玄宮是棲胡死胡生我念則齊齊之實鮮前莊後白
人其何徵著之黎石
白公生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嘉靖辛亥四
月二十日年五十四初配鄒氏贈宜人繼配楊氏封

宜人有五男子長啟常禮部主客司主事次啟京常州府學生次啟詹次啟呉次啟河有五女男皆娶名家女女皆配名家子孫男子二人孫女一人

明贈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懷雲萬公墓碑

懷雲萬公者雲南臨安衛人也名祚字天錫父曰昂號雲軒居士居士卒時懷雲公甫三歲比長則問其母王曰吾不審我父何狀母王謂之曰咨爾父其意氣超脫自絕于塵壒之外似雲其手神盈盈皛皛也亦似雲故號雲軒懷雲公泣自是見雲來輒悲愴不自持乃遂以懷雲爲號云懷雲公其始祖曰中中本

江西南昌人也洪武初中爲南京天策衛指揮僉事已從西平侯沐英征雲南有功於是西平侯留鎮雲南中陞都指揮同知亦留守臨安遂有　詔令中子孫世襲臨安衛指揮也中生賓賓生二子長曰城城亦以軍功陞都指揮僉事次曰珊珊生俊俊生雲軒居士萬氏以武蔭非其序不得官故懷雲公自曾大父珊至其身皆稱處士不表見而懷雲公瑰奇恒竊自歎曰夫爵祿者人主之所予也弗予弗得功名者運會之所遭也弗遭弗立至若砥修行義楷式國人則由之吾何俗之靡靡也於是務自振飭耻隨世浮

沈居常落落見人有不善輒遠之如膩其不善者望見懷雲公亦輒避匿不與接也年三十八歲而卒在正德己卯年葬于向隆原祖塋之左焉卒時有四子其一夭其三文奎文彩文光皆尚幼其配賈雖婦人然丈夫志也懷雲公且卒顧賈抱諸兒前謂曰慶吾平生百舉一無逆于天今其數止于斯乎語曰善積者必發善實者必售有諸兒在天其或者昌吾之後與雖然緣勢則織不就教散則業不工子其視諸兒各因其近似督成之賈涕泣唯唯卒之後如其言教諸兒持門戶甚謹距懷雲公卒十九年而文彩登進

士第文奎號克家男文光爲諸生又四年而爲嘉靖
辛丑而賈卒年六十歲當是時進士君以富順知縣
徒跣歸偕其兄文奎弟文光即懷雲公墓之右以母
賈葬焉於是臨安人稱萬氏爲德門以其善積又善
教也其後十年而進士君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滿三
年考　闕下考考旣乃遂上書曰臣聞先王之教其
祭先河謂水所從出也其室究廟謂宗所由興也臣
四世來皆伏在草間不見及臣之身幸值　明主簡
拔群材置之諫司臣得濫竽其中名號冠簪列在大
夫之後可謂榮矣而臣父若母生臣教臣學臣故得

至此今雖長寐泉下然其始願深期固未嘗不欲其從子貴也乃猶㫆爲匹夫匹婦而令臣獨顯名臣切痛肺腑焉臣按故事諸臣及考者其父母皆得以其子貴貴之願　陛下恤臣私書奏　制曰給事中文彩父祚其贈以子官階徵仕郎母賈贈孺人明日給事君入　闕下謝辭而還南京又三年陞四川布政司叅議將發適關中人王生以遷守南京翰林而至叅議君手　兩制詞過王生再拜言碑事於是王生睹之歎曰夫從古以來其節孝好脩之士豈少哉其後世微末爲章闡萃同雲煙没草木腐矣懐雲公誠

君子然敵不出州閭閻至今姓名徹九關輝光燭海內者則參議君爲之後也參議君在諫司卓犖有氣槩其行屢蓋復皭然于凡世俗所慕向一無所動于中故能暴跡揚親如此余旣述之碑且繫之銘曰奕奕萬氏興自戎功而籍臨安歷世滋昌厥有顯者顯不以官孝義直方粹侔之王芳擬之蘭邑子頌德閭人匹休厥𣪠載完爰生三鷄一鷄鳳毛聿振羽翰上叩　天閽奏尺二牘言陳肺肝　帝曰吁哉詔慰其私錦軸龍盤鳳拜稽首伐石具詞將募以鐫苟非哲匠疇克論著今識其端嗟余蕪陋承鳳來委即言

扃觀獨循　褒制演而肆之求圖弗刋鳳獲以歸且
欣且哀涕下汍瀾

明封戶部主事喬君墓碑

喬封君者耀州人諱仲節字宗禮四川按察使喬景叔之父也按察君爲戶部主事時得以巳貴貴其父於是喬公遂封爲戶部主事而人郎稱喬公曰喬封君云喬封君自其少年時卽善治生然獨用力田積穀起久之穀以數萬稱而景叔又益貴大盛矣喬封君顧益務德義捐財利振貧乏自關以西莫不慕喬封君之風者而封君之名遂震赫關中矣關中俗富

人出債歲取息如其本而喬封君獨減息之半歲出穀數千約秋成償如數或貧不能償則又約來秋來秋又不能償也則舍之有以田牛質者終辭弗取而毋至出債時償者來不償者亦來竟人人如其願以去葢近自郡中傍及他縣貧人得賴以存活者皆喬封君之力也喬封君之父曰高年公高年公之父曰三老公三老公葢兄弟五人其第二曰政景泰時以助賑得　賜勑表爲義民人號爲義門喬家云其第三曰三老公三老公强奮有威人憚之然能傾財濟貧人貧人有鬻產者故自昂其直公即多與直人以

是多之而其遠祖又有諱吉察者蓋勝國時人以積穀雄于郡中乃後以救荒顧自困鄉里人至今傳之由是觀之則喬氏者蓋富而世修其德逮至封君而愈益振振也嘉靖戊申而歲大飢也死者枕藉于路官廩空富人皆匿財莫肯出賑喬封君助之穀六百石又給驛中人馬食使者過弗困或問使者曰若所過誰令若弗留者使者言耀州而因語其故於是當路諸公咸義之以爲喬封君長者耀州太守徐汝爲立石頌德焉喬封君之父稱高年公者兄弟蓋三人長曰志元次曰志王即高年公次曰志申高年公以

義男往征洮州也封君甫八歲耳當是時志元既死而志申又出分喬氏家稍稍替矣乃封君獨依母馬夫人治生辛苦之狀蓋以數萬故封君年既老而每言少時治生事輒簌簌淚下弗可收云志申既出分其後益貧志元死而遺有孤孫曰鼎鼎桂者又死無後封君乃籍志元之貲產盡以與志申曰吾弗用矣居無何志申貲又盡遂死封君又為治葬事而收其二子婚之已又給之田廬焉耀州人言曰胡不觀喬封君不利伯產而收恤其叔之二孤今其子奕奕至大官矣有天道哉有天道哉庚戌之歲忽而夜失火大

亡其財唯獨三老公所遺故屋及馬夫人所遺故粟無動人有吊者應曰先世所遺者悉無燬吾足矣吾足矣外其餘吾得之吾失之耳其雅量若此喬封君所以治富者雖用仁厚興然其智計誠有大過人者郡中人多依焉姚頹賀李此數人者皆毆殺人百計啗讐家弗可也分必死矣用封君間以一言罷之香坡人掘地得錢千人聚而爭且欲相殺封君聞往諭止之乃量錢得二鍾以二分歸地主而以餘均之衆衆乃罷散去凡此皆官府不能禁刑罰不能止者而封君能之矣喬封君既老睹世之吏習日靡而貪戾

不止也故按察君所至則輒遺之書諭意焉其畧曰語曰大樹多蔭大官多庇言能自晝便宜造福澤也乃会之爲大官者顧若此即百姓何賴爾小子官浸浸然顯矣其謹思慮撫百姓以稱　明天子愛恤元元之意吾即老幸猶健飯汝無吾憂唯吾所屬小子者無吾忘吾所願者在此也嗟乎以彼其志假令封君得如漢之卜式乘時飈起大用于世而究其施則康世輯民之業即册書所稱者何多讓焉啻封君方面大耳姿容修美人謂之福相平生少疾病卒之前一夕歎年飢問米價貴賤爲鄉里人憂乃明日忽而

卒年八十有九郡中及傍近縣人聞封君卒奔而哭者數千人咸相顧歎曰善人死矣誰爲恤吾鄉者乎封君生二子長曰世寧字景叔即按察君次曰世定號喬仲子按察君生二子因羽因阜俱爲郡學生喬仲子生二子因植因習俱習諸生業喬封君本以農業世其家而後世儒興何以也按察君之言曰始世寧爲諸生時先大夫督之學則門嘗外扃夜視讀至漏下二鼓乃已也乃知喬氏之儒業蓋自封君啟矣封君卒在癸丑年之二月是時按察君爲河南參政方承四川檄未行而封君之訃至遂徒跣歸明年甲

寅按察君葬封君于其家小丘村北從故葬三老公與高年公之次家相距二百步而近與其配李安人同壙焉將葬之三月按察君以書抵友人王維禎曰先大夫葬有日業已乞長老先生爲之志碑則以屬于余念碑以表隧首傳來世至重也禎安能任之已復曰余故典太史氏之職矣主在論撰顯德而發摘幽懿今鄉里有長者若此乃顧遜而不前闕而弗錄則余之辠也夫乃遂按狀而論其事焉旣已碑復繫之銘銘曰

誰之不富而機是營誰之不貴而氣是盈憮憮喬公

不比于群以愿以恪古萬石君人亦有言善則多報
旣壽旣康有倬其造厥造伊誰長君赫赫詞卿蒸蒸
尊之曰伯霞爛而宣璧粹而完於以比君君且甚焉
散名雹擊起滅條忽以告後人爲圖弗沒隧首有石
牲來繫之勒詞于腹永永在斯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九